女钢琴家的自述

关 鸿 · 报告文学集

请你理解她

足尖上的探索者

恶梦

米仔兰，悄悄地散发清香



湖南文艺出版社

China

关　鸿·报告文学集

女钢琴家的自述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33970

1133970

女钢琴家的自述

关　鸿

责任编辑：龚笃清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7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　插页：2　字数：175,000

印数：1—43,000

ISBN 7—5404—0200—8／J·145

统一书号：10456·328　定价：1.75元

China

目　录

恶梦

——庄则栋纪事……（1）

女钢琴家的自述

——关于《恶梦》最后的采访和思考……（140）

思

——记陈燮阳……（157）

国球　国魂

——记中国乒乓球队……（173）

足尖上的探索者

——记一群探索芭蕾舞艺术的年轻人……（208）

请你理解她

——记芭蕾舞蹈家余庆云……（224）

米仔兰，悄悄地散发清香

——记电影演员王馥荔……（240）

春华秋实

——记白杨……（262）

后记……（278）

恶　　梦

——庄则栋纪事

既然历史在这儿沉思，我们怎能不沉思这段历史？

——当代诗人

一

他走近了地狱之门。他的灵魂还留在过去那个年代，历史已翻开新的一章，他无力跨越这条历史的门槛。

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二日。

在他不平常的一生中，这将是最难忘的一天。他的灵魂经过艰难痛苦的历程走近了地狱之门。

他呆呆地望着窗外。

夕阳西下，香山的峰峦间抹去了最后一道霞光。夜幕将把眼前生命的绿色笼罩起来。这座小院的矮墙把他和整个世界隔绝了。

他颓丧地抱着脑袋。显然，他有过英俊健美的体魄。现在过早地发胖了，松弛的肌肉破坏了他的轮廓线。他有一副浓眉大眼，应当很有神采。可此刻，双眸灰暗，目光迟滞，眼角散射出一小片细细的皱纹，乍看十分苍老。他象不堪长途跋涉而终于走到了终点的旅人，精疲力尽，精神整个崩溃了。

窗前，值班的人影一晃，不见了。他们每天这个时候换班吃饭。

突然，年轻人出乎意料地跳起来，几步窜到门边，机敏地向外窥视了片刻，轻轻地推上门，悄悄地走到床前，从床铺底下抽出根尼龙绳，甩手一抛，绳子一头穿过屋梁下银白色的暖气管。他紧张地喘着粗气，系绳的手指微微发颤，不听使唤。他搬过一张椅子，下意识地摇了摇，椅子是结实的。他刚才坐过，还有着他的体温。他缓缓地站上去。腿在颤抖。他双手抓着尼龙绳……

最后的时刻到了！

他难道就这么去了？他生活过，奋斗过，奉献过，他赢得过罕见的荣誉。他还年轻。难道就这样与生命告别了？他眼眶里淌下了热泪，眼波中闪过一道无限眷恋的深情，但仅仅只有一刹那。生活对于他已经没有意义。他满怀的希望破灭了。他真诚地信奉过的一切变成了他的罪孽。荣誉、地位

China

和前途顷刻间化为乌有。功臣变为罪人。座上宾变为阶下囚。命运这么无情地捉弄了他。他绝望了。他失去了生活下去的勇气。

历史已经翻过去整整一章。他却无法理解眼前的变化，他的思想还停留在过去那个年代。他无力跨越这条历史的门槛。他无力抓住命运的缰绳。

他抓住冰冷的尼龙绳。

他咬咬牙，把绳索从耳后套住了下颏，他闭上眼，一脚踢翻了椅子……

椅子的倒地声和隐隐的挣扎声惊动了值班人员，他们大惊失色，立即冲进屋去。一个抱住他的大腿，一个用小刀割断了尼龙绳，他们摸摸年轻人的胸口，心脏还在跳动。

“来人哪！”

“快抢救！”

“庄则栋自杀了！”

庄则栋？

这个年轻人是庄则栋！

在当今中国和世界，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他的名字。他创造过世界乒乓球史上辉煌的业绩，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体育的疆界，使整个民族，整整一代人扬眉吐气，雄心振奋。他成为一种象征，一个标志，一声召唤，一个传奇的英雄。

时代造就了他。

那是一个需要英雄的时代。

不幸，他又经历了一个疯狂的灾难性的年代。

即使在那个年代里，他曾以他小小的乒乓球使整个世界目瞪口呆；他还曾是共和国最年轻的一位部长。

但是，当历史重新回到它正常的轨道上来时，他为什么不能重新回到他生活中那光荣的起点？

当整个民族都在重新反省那不堪回首的灾难时，他为什么还执着地对它坚信不疑？

当人民欢欣鼓舞地庆祝第二次解放时，他为什么反要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

当他把尼龙绳勒进自己的喉咙时，他还没意识到为什么会发生这场悲剧。

这是一场真正的悲剧。

这是一场使后代不可思议无法理解的悲剧。

但是，它确确实实在那个年代、在神州大地上发生过。它被当作“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欢呼过，它被当作“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信奉过，它被当作神圣的偶像崇拜过。它曾使一代人如痴如狂。每一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心灵里都会以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地留下痕迹。当它象一场恶梦一般灰飞烟灭之后，人们才意识到，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我们追溯庄则栋灵魂的历程，寻找他演变的足迹，可以窥见那个时代的影子。

那个时代虽然结束了，而那段历史却永远不应该忘记。

二

人们说他象小老虎般勇猛，象水晶般纯洁。他登上了事业的峰巅，却感到莫名的孤独。

当代中国人都不会忘记一九六六年。

这一年，庄则栋登上了他事业的峰巅。

然而，灾难的阴影已经在步步逼近。

晴朗的天空中飘过几朵乌云，单纯善良的人们却毫无警觉，更没想到暴风雨即将临头。人们还沉浸在春回地暖、万象更新的喜悦之中。三年困难时期刚刚过去，罕见的困难激发出来的英雄气概还在人们胸中荡漾。振奋起这种英雄气概，还有小小乒乓球的一份功劳哩！

在那个天灾人祸，赤地千里的年月，哪怕一点点喜讯都会给人以希望和力量。庄则栋和他的伙伴们应运而崛起了。他们连续登顶夺魁，无敌于天下，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外国人称我们为“乒乓王国”，乒乓球被誉为“国球”。这个胜利在当时无疑象爆炸了一颗精神原子弹，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它的能量简直无法估量。男女老幼都着了魔似地迷上了乒乓球。庄则栋则成为无人不晓的风云人物。

他连续三次在“圣·勃莱特杯”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他在世界乒坛上纵横捭阖，所向披靡。

这一年，值得写一写的还是在上海举行的全国乒乓球锦

标赛。对庄则栋来说，这是比任何世界大赛都要严峻的考验。

庄则栋在外国人面前始终是个谜，甚至是偶像。但在他的同伴中间，他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小庄，一个脾气倔犟又有点任性的小伙子，一个擅长近台两面攻但并非无瑕可击的同行。他有什么招数、多少能耐，同伴们都一清二楚。他常常赢，有时也输。他和李富荣这两位亲密战友更是“冤家路窄”，四次相逢，争夺桂冠。三次在世界锦标赛上，他赢了。有些人以为不算数。这次是国内大赛，才是真刀真枪，试比高低。因此，鹿死谁手，更为引人瞩目。

四月十五日夜晚，无数条人流象决了堤的洪水涌向江湾体育馆，整个上海城的居民几乎都围在收音机与电视机前。人们翘首期待的就是这场决赛。这是当今世界最高水平的一场决赛。不少外国友人远道赶来，他们直率地说：“我们是为庄则栋和李富荣来的！”

七时正，庄则栋上场了。他和上海观众特别崇拜的上海运动员李富荣排着队上场。顿时，全场掌声雷动。

庄则栋身穿短袖运动服，蓝短裤和白球鞋，方方的脑袋理着短短的运动头，显得精悍而又憨厚，浓眉下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坦然地闪着光，又给人增添一种好感。他和裁判员握握手，然后彬彬有礼地向四周观众深深地鞠了一躬。

比赛一开始，就展开了一场中国式的闪电战。小小银球在两块旋风般飞舞的球拍中织成一道道绚丽多采的光网，构成一幅幅惊险万状的图景，夹杂了一阵阵噼噼啪啪的炒豆般的声响，颇有万马奔腾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给人以力的感

染，美的享受，令人目不暇接，如迷如醉。

这场面，连平时口若悬河的体育广播员也力不从心，多次出现“卡口”。

李富荣仗着天时、地利、人和，先声夺人，赢了第一局。

交换场地时，庄则栋从桌底下抽出一条毛巾，往脸上抹了两把。他意识到自己没有放开手脚。为什么这一阵打球，胳膊象绑了根无形的绳子？同伙们说：“小庄的羽毛丰满起来了，也开始爱惜自己的羽毛了。”也有人说：“是不是世界冠军的包袱把你压扁了？”有几次，在不该输球的时候输了球。是的，他现在怕输球，越怕越是输，越怕丢脸越是丢脸。人们说他象水晶般纯洁，再纯洁的水晶也会有杂质。他知道在竞技场上只要有一丝一毫的犹豫动摇都逃不过观众的眼睛，他明白他只要丢了小老虎的风格就丢了一切。他定了定神，从容地向李富荣点点头，示意他发球。

第二局一开始，庄则栋象只下山的猛虎，裹风挟雨，气势汹汹，左右开弓，锐不可挡。李富荣打得快，他打得更快。李富荣打得猛，他打得更猛。每一分的争夺，甚至他们一举手，一投足，一个面部表情的变化，都会引起观众的欢呼、惋惜和惊叹。庄则栋一鼓作气，连扳两局。

上海人是好胜的。谁不希望自己的代表在自己的城市里赢得最高荣誉。荣誉心是人类进步的动力，在这种特定的场合立即转化为毫不含糊的倾向性。庄则栋已连挫上海名将于贻泽和张燮林，连闯两关，这场决赛是最后一关了。场上各种各样的啦啦队毫不丧气，几千个嗓子用同一个节奏高

喊：

“打败——庄则栋！”

“加油——李富荣！”

呐喊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震得一些老太太和小女孩不得不捂起耳朵。是的，在这儿，一个人没有坚强的神经很难坐下来，手脚都会激动得发颤。这对运动员是个重大考验。

李富荣士气大振，重磅炸弹频频奏效，又扳回一局。接着在决胜的第五局中又一路领先。

十比六。交换场地。

李富荣的胜利极大地激励了啦啦队的情绪，喝彩、鼓掌、吼叫声混成一片，激动的人们成片成片地站起来，摇动着双臂，忘情地高呼着：“李富荣！李富荣！！李富荣！！！”

观众疯狂了。

在庄则栋的乒坛生涯中，这样困难的时刻也是前所未有的：

一九五九年，他第三次出国，在牛津遇上英国老将麦雷特，输了第一局，第二局曾以二比十五落后，他没感到这么困难；

一九六一年四月，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他在男子单打第一轮中遇上锋芒毕露、未遭败绩的木村，输了第一局，第二局以零比七落后，他也没感到这么困难；

一九六五年四月，南斯拉夫卢布尔雅那，他在男子单打第五、第六轮中迎战击败我国多员名将的日本高桥浩、西德绍勒尔时，比分落后，还是不如今天这么困难。

因为那几次恶战，他还有一局多的回旋余地。而今天，他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

因为那几个对手，对他并不十分了解，他还能扬长避短，反败为胜。而今天，他的对手却是一位实力非常雄厚，对他的招式了如指掌的亲密伙伴。

在换场的短暂的瞬间，他弯腰捡起球桌下的毛巾，擦了擦满脸的汗珠。深邃的眼睛在他那块伴随了多年的深蓝色的球拍上停留了片刻。球拍上的四个字“加(加紧训练)迅(迅速提高) 尽(尽最大努力)打(打出最高水平)”在眼前一闪而过。他英俊的脸庞上毫无表情。这是他紧张思索时的习惯。

乒坛风云，瞬息间峰回路转，变幻莫测，把这个年轻小伙子的意志、神经和性格锤打了又锤打，才造就出他作为世界冠军的素质。他相信自己。

有许多次关键性比赛，他并没有什么把握。结果眼一瞪，心一狠，冲它一下，事情往往发生奇迹性的变化。

此刻，除了眼前那只白色的小球。世界的一切都在他视野里隐退了，消失了。胜败得失也置之度外了。他的“虎”劲上来了，不肯后退半步，扣杀一扳重过一扳，似暴风骤雨，如排山倒海，压得观众都透不过气来。

终于，比分牌上翻出了最后一个数字：二十一比十六，

庄则栋第三次蝉联全国男子单打冠军。

大厅里掌声骤起，观众们为庄则栋的高超技艺和顽强意志所折服，情不自禁地站起来为他欢呼。那有节奏的掌声和狂热的呼喊，胜似任何一部雄壮的交响乐，犹如在向一位凯

旋的将军致敬。

各种肤色、服饰的外宾也起立向庄则栋致敬。一家外国通讯社在电讯稿上赞叹：庄则栋“攻击宛如爆炸”，“令人难以相信”。

庄则栋顾不得擦汗，大步上前跟李富荣握手。

庄则栋还没有走到场边，新闻记者们立即把他团团围住了。

“庄则栋同志，你今天征服了上海观众，第三次蝉联全国冠军，现在你是什么心情……”

“则栋同志，你的小老虎风格是怎么形成的？怎样才保持了常胜不败？……”

“小庄，听说你帮助新队员练球，公开自己的绝招……”

“小庄，听说你来上海的列车上，帮助列车员倒水扫地……”

……

胜利的喜悦没有使他陶醉。面对着雷鸣般的掌声，他倒有些微的惆怅。他茫然地望着七嘴八舌地发问的记者们，不知道从何说起。一股隐藏在心底里的顽强的意识突然冒了出来……

他知道，不管他怎么说，明天的报纸上都会有文章把他描绘成“时时处处突出政治”的革命青年典范，描绘成“水晶般纯洁”的“革命小老虎”。

但是，他真想说，不，我并不完全是这样的。

当他还没有成为著名的“庄则栋”时，他就立志打败所有

的乒乓球对手。他从小爱看中国古典小说，古代战争中“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这样简单的道理启发了他。他打球也只能攻，不能守。这种打法合他的胃口。顺他的性格，他成了勇猛的小老虎。但他现在有点爱惜自己的名誉了。他怕输球，越怕越输球。他明白了，只要他丢了小老虎风格，就会丢失一切。

他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水晶般纯洁”。再纯洁的水晶也有杂质。在乒乓球队里讨论技术时，他常常不开口。他并没有把自己琢磨出来的门道都讲出来。队友们给他起个绰号，叫他“装不懂”。他就“装不懂”，他在技术上留一手。大概所有的世界冠军都会这样做的。否则，他们无法保持这个桂冠。

当他一次次登上冠军宝座时，他并没有象记者们报道的那样兴奋，特别是那阵兴奋过后，他常常会从心扉里升起一股莫名的惆怅和孤独感。人们承认了他的胜利，但并不理解他的技术，尤其是他尊敬的教练和亲密的队友都不理解他的一些新的打法，而他又没能力从理论上去阐述它们。他只能任性地我行我素。他胜利了，人们赞扬他。他失败了呢？人们会怎么说？他第一次捧起“圣·勃莱特杯”时，他就对自己说：“当一个人的荣誉超过他的实力时是非常危险的。”他现在仍然这样告诫自己。他还要说：“当一个人不被人理解时，更是非常痛苦的。”

他如果把这些话说出来，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报刊宣传已经把他塑造成现在这样的形象，他只能说“他”应该说的话，做“他”应该做的事。人们都是这样看待他。甚至，他自己也

China

不知不觉地这样看待自己了。他觉得自己应该是这样的人，或者，他确实已经是这样的人。那些阴暗的心理只能埋在心里一个见不得人的角落里，好象不是他们，是别人的。因为英雄人物是不应该、也不会有这种私心杂念的。

但是，此刻，这些杂念怎么突然浮上心头？

也许神经太紧张了。他今晚参加了男子单打，男子双打和混合双打三场决赛，取得了几乎是空前未有的胜利。

他感觉累了。

三

事业和爱情都在向他微笑。他自信还可以再打三届世界锦标赛。他要未婚妻再等他七年

夜深了。

庄则栋躺在招待所的小床上，睁大了眼睛望着窗外。窗外是一轮明月。

激战后过度的疲倦反而使他难以入眠，他索性披上外衣，到几个小队员住的大屋子去查铺。他给这个理理衣服、给那个塞塞被子，象大哥哥关照着小弟弟。

他慢慢踱回自己房间，总觉得有件事没做，心里不踏实。他抬起脸，一眼又望见夜空中的明月。哦，想起来了。他来上海后，忙于练球比赛，还没有给他的心上人写信哩。

想起鲍蕙荞，他眼前就会浮现出那张白皙秀丽的脸庞，

China

心里甜滋滋的。

他坐到写字台前，扭亮台灯，从抽屉里拿出信笺……

庄则栋和鲍蕙荞初次相逢是在异国他乡。

一九五九年，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庄则栋作为中国青年乒乓球队的成员参加联欢。在那里，他和李富荣大显身手，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也结识了许多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朋友。

有天晚上，餐厅里灯火辉煌。晚餐还没开始，庄则栋和李富荣坐在餐桌边交谈。突然，从餐厅角落里传来一阵激越奔放的钢琴声。

庄则栋打趣地说："到底是世界闻名的音乐之乡，哪儿都有音乐。"

李富荣朝弹琴者瞟了一眼，悄悄说："好象是我国代表团的。"

庄则栋这才转过脸把弹琴者细细打量了一番，可不是，一位身穿蟹青色西服，与他同样肤色的年轻姑娘正在忘情地弹奏。可能，她在为晚上的演出作准备吧。也可能，她看见钢琴就情不自禁地打开了琴盖，就象他看见乒乓球就手痒痒的一样。霎时，一个清秀动人的倩影渗入了他的脑海里。

在回国的火车上，庄则栋又发现了她。他打听到姑娘的名字叫鲍蕙荞，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高材生。

以后，庄则栋在打表演赛时，常常在前排的座位上发现这位姑娘的倩影和热切专注的目光。他也几次在女运动员宿